

核心提示

初冬的午后,西华县实验中学的操场上热闹非凡。高保才紧握龙头,指节泛白,汗水顺着脸颊滑落,滴在泛着光泽的龙鳞上。身后的9条彩龙在少年们手中翻腾,时而游走穿梭,时而惊雷破空,现场掌声如潮。这位市级非遗“龙舞”传承人,用24年坚守,在青春土壤里播撒龙的图腾。

“龙王”高保才:让千年“龙舞”在少年肩头重生

□记者 孙靖 田亚楠 通讯员 苏韵棠 文/图

龙影牵梦

高保才与“龙舞”的缘分,始于西华县城西关老街那穿透岁月的鼓点。上世纪90年代,舞龙队是高保才童年最盛大的庆典,他总追着龙影奔跑。12岁那年,他攥着光滑的龙杆加入舞龙队伍,第一次让龙身手中“活”起来,他的心跳比铜锣还响。

2007年,高保才参军入伍。2009年退伍后,他直奔舞龙队,看着蒙尘的道具,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。凭着在军营里磨练的韧劲,他从替补队员成长为

“龙头老大”,先后夺得市、县元宵节大赛冠军,“龙王”的名号在周口舞龙界传开。

可传承的重量,远比龙头更沉。高保才接手舞龙队时,账上不仅分文没有,还欠着1500元外债,道具只有褪色的龙衣和剥落的龙杆。更让他痛心的是去箕子庙时的所见:童年时痴迷的“小鬼摔跤”道具堆在角落,蒙着厚厚的灰。老艺人早已作古,那门能让木偶“摔跤”的绝技,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

“不能让‘龙舞’也走这条路。”他对着空荡荡的庙宇暗自发誓。

现实却屡屡泼冷水。舞龙“吃”的是“年轻饭”,可年轻人要么外出打工,要么觉得“没前途”,辛苦培养的骨干刚能独当一面,转头就背着行囊赴了远方。有次排练,到场的只有3位白发老人,高保才握着冰冷的龙杆,站在空荡荡的场地中央,第一次感到深入骨髓的无力。

校园扎根

2019年,教育系统推行“一校一特色”的政策,高保才萌生了“‘龙舞’进校园”的想法。他揣着3页计划书跑了3所学校,终于获得西华县实验中学校长徐晓华的支持:“非遗传承不能等,孩子们需要这样的根。”3个月后,舞龙社团挂牌。

可第一堂招募课就遇了冷。少年们眼神漠然,后排有男生嘀咕“又累又土”。高保才不辩解,扛起龙头,敲响铜锣,龙首窜起如惊雷破云,旋身游走似潜龙入海,金色龙鳞在阳光下闪光,少年们的眼睛渐渐亮了。“这不是土,是老祖宗的智慧。”高保才擦着汗笑道。

家长的疑虑更是难以破解。“学这能考重点高中吗!还不如多做两道数学题。”小林父亲的话道出了众人的心声。高保才找来贵州草塘火龙节的视频,夜幕下上千条火龙蜿蜒,舞龙人满脸自豪。“你们看,这就是中国人的精气神。”高保才自豪地说。

细微处渐生变化。小林不再迟到,训练时还会主动扶一把差点摔倒的同学;有个总低着头的女生,在龙身摆尾时,她的嘴角悄悄上扬。当小林第一次主动举起龙杆,尽管动作生涩,高保才却觉得,那是比拿冠军更动人的瞬间。

2020年元旦前,河北廊坊国华影视基地邀高保才的舞龙社团去演出,却遭家长质疑:“耽误功课怎么办?”“费用谁出?”出发前一天,高保才守着空排练厅发呆,突然手机震动,是小林率先发来50元众筹的消息,随后转账提示音此起彼伏。那天,32名少年乘大巴出发,他们在车上背口诀、比划动作,无人喊累。

深夜抵达目的地,零下几度的寒风中,孩子们卸完行李就冲去排练。演出那天,当金色长龙在舞台腾跃、获得明星嘉宾的表扬时,小林仰头大笑:“老师,这是我最自豪的一天!”

千“龙”腾飞

训练场上,一个自闭症男孩让高保才牵挂。他动作僵硬,不与人交流,连“8字绕环”都学不会。高保才改变教法,将训练变成游戏,休息时讲龙的故事,盘圈时把他护在中间。

“龙舞”成了打开心门的钥匙。3个月后,男孩不仅跟上了节奏,还站到了演出前排。孩子母亲握着高保才的手直落泪:“以前他见人就躲,现在每天催着来训练,说要跟‘小龙’们一起‘飞’。”高保才忽然懂了,“龙舞”传承的不仅是技巧,更是温暖人心的力量。

如今,西华县元宵节大赛上,高保才带领的队伍成了焦点,9条彩龙在鼓点声中昂首伏行,少年号子震彻全场,他们屡屡斩获特等奖。高保才培训的“清河驿舞龙队”也捧回一等奖,两拨孩子举着奖状合影,龙影交叠成金色的海。

高保才的“传承账”清晰明了:24年里,仅

西华县实验中学就走出了1500名“小龙”。他们或考上了体育院校,或成为文艺骨干,即便在外地上学,放假也会回来探望高保才或参加训练。“‘龙舞’里的团结、坚韧,会一直跟着他们。”高保才说。

晨曦刚漫过西华县实验中学的围墙,高保才又举起了龙头。少年们跟着鼓点舞动,龙影在操场上舒展、腾跃,像一条正在生长的河。高保才望着那些跃动的身影,想起刚学舞龙时,老师傅说的话:“龙是活的,你心里有它,它就有魂。”

此刻,看着少年们肩头翻腾的金色长龙,高保才忽然明白:那条传承了千年的龙,正借着青春的脊梁,重新活了过来。



学生们在操场上排练。

